

讀書人的悲哀：

# 梁漱溟被辱記

●王重則

## 一篇厚顏無恥聲明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運動一個接一個，從不間斷。直接或間接受害者，高達一億人之多，他的殘暴統治超過中國歷代暴君和近代史上的史大林和希特勒。而且他以殺人為樂，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這樣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八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不是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够，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筆者註，這種大笑是中國最無恥之徒向他們的主子毛澤東獻媚的最失去人性的聲音。）

毛澤東向全中國人民挑戰，向全世界人權挑戰，他沾沾自喜以暴君自居，不過他自己說得還不足數，還要我們來為他補充。他不止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而是千萬倍，單是反右，就把六十萬

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八年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億人受到迫害。把除了「紅寶書」和馬、恩、列、史的書外，通通被斥之為「毒草」，或封存或焚燒，就是史大林和希特勒也望塵莫及，自歎不如。

他小人得志狂妄之極，他在一九六二年宣稱，世界革命中心移到中國來了。他說：

「從過去的革命歷史來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東方轉移。十八世紀末革命中心在法國，當時法國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十九世紀中葉革命中心轉到了德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二十世紀中葉，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轉到中國。」這是毛澤東最厚顏無恥的聲明，他自不量力一心一意要當世界革命導師和世界革命領袖。所以他才不顧中國的國力也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瘋狂援助全世界共產黨所謂馬列派，撥出大量金錢援助亞、非、拉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革命」與建設，還拿出大量金錢支援北越和北韓想吞併各自的南方。毛澤東當年光屁股進城，一旦建立了政權，把全國

的資產全部置於他們的「國營」名下，從大企業到小小香烟攤全都掌握在他的手裏。就這樣，毛澤東浪費了中國人民血汗錢上幾千億美元之多，世界有幾個小黨派，只有幾個人，只要能承認他是「世界領袖」，並喊他幾聲萬歲，他就不管中國人是不是能穿上褲子，將大把錢送給他們。

他聽不得半點相反的意見，有誰胆敢說一句對他不中聽的話，輕的他可以當面羞辱你，重的他可以弄得你家破人亡。最令人寒心的是，所有的在場的人，都助紂為虐，萬箭齊發來攻擊敢於講真話的人，竟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真話。當年的趙高指鹿為馬，也自嘆不如。

這裏舉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來說明毛澤東市井流氓的低下品格，同時也說明在萬馬齊瘖和黑白顛倒的時代，竟有一個人敢於面對暴君橫眉以對，表現了不畏強暴的偉大精神。

## 九天九地頂撞暴君

這裏所要介紹的就是梁漱溟先生。他竟敢當著眾人之面頂撞暴君毛澤東。先介紹一下梁、毛的關係，梁漱溟原名梁煥鼎，與毛澤東同生於一

八九三年，梁比毛早生三十天。他從小對哲學有興趣。辛亥那年，他加入了京津同盟會。民國後擔任「民國報」記者。他的本家兄長梁煥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楊懷中，湖南人，常來梁漱溟家中。在交談中得知楊懷中是一位哲學專家，並在北大大學任教，因為二人志趣相投，彼此逐漸熟悉起來。楊先生對這位二十多歲的哲學愛好者頗為注意和關切。一九一七年梁漱溟應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雖然二人年齡相差很大，但因是同事，成了忘年之交，因此，他們的交往更加密切。梁漱溟經常到北京地安門豆腐胡同楊家去拜訪。

這時，楊家來了一個落魄青年，梁每次去都是他開門，從不互報姓名，梁以為他是楊的鄉親，那知他就是毛澤東。毛經楊介紹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本來讓毛作工友掃掃地什麼的，但李大釗知道他是個師範生，就讓他作小小的助理員，每月工資八元。毛一向心胸狹窄，見與他同年的梁漱溟，竟與楊先生平起平坐，從此懷恨在心，心想今生不報此仇，絕非丈夫。

梁漱溟雖經常到楊懷中家中，有時一談就是深夜。楊先生有女楊開慧，待字閨中，但梁漱溟從不注意，因為他是一心向學的謙謙君子。楊懷中雖知梁漱溟根基深厚今後必成大材，但也不便啓齒，梁無數次見過楊開慧，雖認為她清秀，楚楚動人，但仍無動於衷。兒女事楊先生也不便加以干涉。

那知鷄鳴狗盜之徒毛澤東，早有指梁楊開慧之意，他略施奸計，賣弄他的一知半解的知識，

就將楊開慧騙到手。他那管他原配妻子的死活。以後他用各種各樣的卑劣手法搞了許許多多女人。對他個人的腐朽糜爛生活，我們暫且不表，我們再回到毛、梁關係上來。

毛澤東在取得大陸政權前後，與梁曾有過接觸，毛無非想用梁漱溟社會賢達地位擴大統戰影響並趁機報仇。而梁漱溟以為毛是他青年時代認識的，中共取得政權後，他又被邀請參加中共中央舉行的各種會議。他內心也真想把中國治好，他並不知毛澤東內中有詐，心存殺機，所以在他的參加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召開的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時，後轉為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他以列席代表的資格在大會上發言，這次會議共進行了十天，即九月八日至十八日。梁漱溟是十一日講的，他講話的前一部分不免對中共歌功頌德一番，但講到最後時說：

「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

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他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漱溟這篇發言，完全是實際情況，但有些地方還是為了迎合毛的好大喜功，言不由衷地說了些假話和空話，例如實際上工人的生活並沒有在九天之上，只能說比較穩定而已，而農民確實生活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水深火熱之中。這篇發言，觸動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引起他歇斯底里大發作，他也顧不上自己的「主席」身份，竟露出他市井流氓的本來面目，用潑婦罵街的口吻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雖然毛澤東的講話並沒有點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溟一聽是指他，他很不服氣，他想他何嘗反對過總路線呢？正因為他擁護總路線，他才提出誠懇的意見來。梁漱溟一面想，一面提筆給毛澤東寫信，未等信寫完，就宣布散會了。

梁漱溟回到家裏繼續寫這封信。信中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

九月十三日上午，梁漱溟將他的信在會場上

當面交給毛。毛約他當晚談話，即在中南海懷仁堂京劇晚會之前約二十分鐘，梁匆匆複述自己發言的內容，由於時間不充分，梁說完後要求毛解除對他的誤會，而毛堅持說梁是反對總路線的人，只是不敢明說。梁內心感到委屈，不免在言語間頻頻與毛衝突，二人不歡而散。梁性格倔強並不作罷，他還想再尋找機會，在大會上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衆來評議。

## 磨刀霍霍指梁殺人

九月十四日、十五日繼續開會。但大會主席沒有讓梁發言，主要原因是批判梁的發言稿還未準備好。十六日，梁再次要求發言，獲得同意。他登上講台，主要複述九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另外再將十一日在大會發言重複一篇，再三陳述自己絕對沒有反對總路線，而是衷心擁護總路線的。但這又有什麼用呢？雖然當天會上沒有人批評梁漱溟，但暗地裏已經是磨刀霍霍了。

到了第二天，批判梁漱溟的發言稿已經準備好了。由中共另一名領導人作了長篇發言，用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證明梁的反動思想是一貫的，中間毛澤東氣勢汹汹咬牙切齒做了插話，暴露了他鼠肚雞腸的流氓本性。毛說：

「你（指梁）雖沒有以刀殺人，却是以筆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梁漱溟反動透頂，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

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你梁漱溟功在那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

「『善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毛應該說他自己），事情就難辦了。說梁先生對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

「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指『政協全國委員會』）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作用。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也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一九五四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

「你的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實行你的，結果就要亡國，中國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開會歡迎蔣介石、艾森豪威爾。我們決不採納你的路線。」

「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却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在反對，是惡意的。」

## 你要雅量我偏不給

梁漱溟當場受到毛澤東如此污辱，當然非常惱火，憑着他平素的倔強性格，他要求立即發言反駁。但大會主席沒有同意。

第二天，九月十八日下午繼續開會，由於毛澤東存心要整梁漱溟，將會場的人數增加，大多數是臨時列席的。會議進行到中間時，輪到梁漱

溟發言。他拿着昨天在家準備好的稿子，他一上台就開門見山說：

「昨天會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的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的。但是，單從這一次發言就判斷我是惡意，論據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因此現在的胸懷才存在很多惡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却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的答辯發言才剛剛開了個頭，會場上的中共打手和媚共無恥之徒，紛紛打斷他的話，吵吵嚷嚷不讓他再往下講。而梁漱溟却偏偏要講，相持不下，梁漱溟離開講稿，把話頭指向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權，梁漱溟說：

「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麼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暴君毛澤東坐在那裏越聽越氣，心想梁漱溟這小子竟敢如此放肆頂撞我，看我給你點顏色看

看！他面目鐵青連連冷笑地說：

「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漱溟也緊追不放，連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你將失掉我對您的尊敬。」

### 不聽使喚咬主惡犬

毛澤東一聽藐視的一笑，心想我失掉你的尊敬有什麼了不起，今天在座的人誰不都像狗一樣夾着尾巴乞求我賞個官做，說實在的，我從來就未將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放在眼裏，他們都是聽我使喚的哈巴狗，如果他們不能搖尾乞憐，我花錢豢養他們幹什麼！偏偏你這條狗不聽使喚，反而咬起主人來了，實在可惡，等一會你梁漱溟就會看到羣狗是怎麼咬你的！想到這裏，反正總有人收拾梁，他便故作鎮靜說：「這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重要。」毛氣憤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梁漱溟毫不放鬆地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

毛澤東面帶奸笑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你實行那一條？是實

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梁還堅持問毛：「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會場上發生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暴君頂撞的事，你一句，我一句，會再也開不下去了。到會的一些忠實走狗傾巢出洞，不斷狂吠：「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去！……」以顯示他們對主子毛澤東的忠誠。

但梁漱溟硬是不下台，弄得毛也下不了台階，毛在衆多人面前，不得不將語氣放緩和些，說：「梁漱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鐘時間，講一講要點。」

梁漱溟答道：「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麼够？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待遇。」

於是會場再一次嘩然，一些打手接連發言，以表示對毛的獻媚。

### 長久交往就此結束

毛暗自得意，心想你梁漱溟總能認識到我的厲害了吧。他便對大會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的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特別是在場的許多人都願意聽他再講下去。我也覺得，他的問題可移交給政協全國委員會辯論、處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這個人沒有別的好處和功勞，

就有這個作用。現在我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鐘。」

梁漱溟氣憤地說：「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鐘不够，希望給我一個公平待遇。」會場又出現高潮，部分走狗高呼「梁漱溟滾下去！」

此時，有一個忠實鷹犬爲了擺脫毛的困境，他提議表決。其結果當然是百分之百舉手同意將梁漱溟趕下台。自從這次以後，梁雖然仍是政協委員身份，但他拒絕參加一切會議，他同毛澤東本人幾十年的交往也就此結束。

這裏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雖然在場有很多人知道梁漱溟所講的是真實情況，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爲梁講話，足見毛專制到何種地步，也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多麼貪生怕死！而中國十億人的命運就掌握在毛和他一小撮走狗手裏，他們這些小農出身的人，孤陋寡聞，愛權如命，他們隨心所欲，把國家大事，看成兒戲，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凡毛所制定的政策都不能有半點懷疑，所以在「大躍進」時出現每畝生產十萬斤糧食的荒謬報導，沒人敢戳穿這個彌天大謊言。由於中國大陸長期在中共專制獨裁統治下，再加上以毛爲首的統治階層的無知，所以四十年來，陷中國大陸人民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毛死後，中共實行所謂開放政策，十年來收效甚微，主要是中共仍將黨、政、軍、特集於一體，仍屬專政體制，所有的濫權、貪污、貧窮、落後都是這個體制造成的。

中共一日不給人民自由民主，它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話，新的梁漱溟事件，如方勵之事件，還是會不斷出現。